

序

魯虹

在中國當代藝術界，朱偉的創作面貌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他仍然運用的是傳統工筆畫的媒材或相關勾線與染色技巧；另一方面他又大膽超越了傳統工筆畫的藝術圖式與造型套路，直接從現實中轉換出了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全新圖像與畫面構成方式。毫無疑問，正是往來於傳統和現在之間才成就了他的藝術。比如，他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到現在，已經分別創作了《北京故事》系列、《甜蜜的生活》系列、《中國日記》系列、《水墨課徒研究》系列與《開春圖》系列等優秀作品。由此，他在獨創了將熟宣紙做舊的手法時，還成功地創造了光頭男（軍）人、大紅帷幕、五角星、格子窗、芭蕉葉等具有個人特點的藝術符號。應該說，這是新的藝術題材與新的感受——包括「社會主義經驗」進入傳統工筆畫程式，繼而對其進行改造的過程，是非常難得的！現如今，人們在談及當代工筆畫的創作時，一般很少提到程式化表現的問題。有些人甚至認為，程式化表現是傳統工筆畫走上千篇一律道路的原因。這當然是極大的誤解。事實上，與西方藝術相比，中國藝術一向十分強調程式化的表現。繪畫如此，戲劇亦然。江洲先生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國畫的發展是解決程式與現實的關係，而不是因為這種關係的存在，便取消基本的賴以生存的程式。國畫沒有了程式，也就沒有了國畫。」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在此想補充一下：即傳統工筆畫的藝術表現程式不僅體現了特殊的審美假定性，也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表現原則與思惟邏輯。只有很好地加以訓練，然後達到精確的地步，才有可能繼承與發展。縱觀那些中國藝術史上的優秀繪畫大師，無不是精確掌握了傳統程式，又創造出個人化程式的人。熟讀中國藝術史的朱偉當然知道這一點，他的過人之處就在於：既很好地繼承了傳統工筆畫的表現程式，又用新的題材、新的觀念、新的感受重構了工筆表現的新傳統，這就使他能從容自如地進行全新的藝術表現。相信中外觀眾都會感到他的作品既是傳統的，又是當代的；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

在一個強調藝術創新與個性表達的新時代，朱偉在「創」與「守」之間保持了很好的張力，其探索之路很值得同道借鑒。他給我們的啟示是：在尋求對於當代生活的表達時，不僅要努力沿續傳統的表達方式，還要想辦法有所創造、有所豐富。而在當代藝術有著全球同質化發展的情況下，這種保持異質化表達的追求顯得特別重要。

從藝術家的創作邏輯來看，我們完全可以認為，朱偉在本次展覽中展出的作品其實是在過去基礎上的合理推進。恰如大家所見，他的新作《帷幕》系列與《水墨研究課徒》系列都表現了他慣用的大紅帷幕符號。不過，除了少數作品在前景上還有身著中山裝的開會代表外，更多的作品要麼是只表現大紅帷幕符號，要麼是在前景上呈現了前蘇聯的雕塑、小羊、太湖石與手等符號。據藝術家本人解釋，在這裡，紅色的帷幕既暗示著會場與灌輸，也暗示著近代中國與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而作品中前蘇聯社會主義時期的雕塑無疑象徵著其對中國人巨大的影響；太湖石乃象徵著中國特色與地域特徵；羊則象徵著一代代被馴服了的中國人……限於文字，在此就不一一解讀了。在他看來，「雖然現如今人們被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經濟運動，商業大躍進，各行各業的商業衛星所裹挾，每個家庭多了貸款按揭和簡陋的汽車，流行音樂爵士樂，多了

電腦手機和網路，但這個社會的基礎未有絲毫改變，甚至得到了加強，這就是中國當代社會現狀，讓人們束手無策。」從這樣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並不難理解，朱偉的最新裝置，即眾多無眼無嘴的「人面動物」作品其實暗示了一些中國人的實際生存狀態，他們千人一面，顯得十分呆滯、麻木與遲鈍……相信這些作品必定能夠引發一些觀眾的互動與聯想。他最近創作了一批畫，雖然此展沒拿來，但深為我所關注，在這些作品中，他不再用熟宣紙與絹作畫，而是採用了人們司空見慣的報紙。由於畫的是紅色帷幕與相關符號，故其作品在觀念的表達上更顯深刻。熟悉藝術史的人都知道，大師畢卡索與克立也曾經做過類似藝術實驗。相比起來，後二者是在做純形式的探索，朱偉卻是借此強調人為操作的現代媒介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如果有人認為朱偉用報紙作畫是在玩形式與玩材料就大錯特錯了。

在名為《開春》的作品中，朱偉借燦爛的果實表達了他對未來的希望。按我的理解，這大概就是將若干貌似不搭界的作品放在一起展出的內在原因吧。

是為序。

2016年1月10日於上海延安飯店

展名	朱偉
策展人	魯虹
參展藝術家	朱偉
地點	亞洲藝術中心臺北二館 臺北市樂群二路 93 號
展期	2016. 4. 23 - 2016. 5. 29